

露凝秋晚 雁度霜初

本报记者 黄敬惟

今年10月8日，寒露节气如期而至。此时，北方多地秋意正浓，南方地区菊黄蟹肥。人们常以登高、品蟹、赏菊、吃花糕、饮寒露茶等习俗来感受秋天的美好。

寒露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七个节气，也是秋季的第五个节气。相对于名称中同样包含“露”字的白露节气，寒露时节气温更低，地面的露水更冷，即将凝结成霜，气候从凉爽转向寒冷。

露气寒冷，秋至此深

“九月节，露气寒冷，将凝结也。”元代吴澄在编著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这样描述寒露。

寒露之“寒”，在气象学上有着明确的意义。寒露前后，影响我国的冷空气更加活跃，暖湿气流日渐衰退，干冷的北风逐渐成为主流。北风吹走了暑热，送来了凉爽和一丝寒意，秋季前沿也抵近南岭，江南大部迎来秋天。

古人将寒露分为三候：一候鸿雁来宾，二候雀入大水为蛤，三候菊有黄华。

大雁在白露时节开始南飞，到了寒露，最后一批雁群还在南飞的路上。在古人看来，先至者

为“主”，后来者为“宾”。寒露时节，最后一批南飞的大雁姗姗迟来，如同赴宴的宾客。一个“宾”字，写出的是雁阵将尽、秋意将阑的时序感

“雀入大水为蛤”则是一个带着几分浪漫的“误会”。古人通过观察发现，深秋天寒，田野间的雀鸟忽然隐匿无踪，海边潮间带的蛤蜊却多了起来，贝壳的条纹、颜色又与雀羽相似，古人便想象成雀鸟潜入大海化作了蛤蜊。

《国语》云：“雀入大海为蛤，盖寒风严肃，多人于海变之为蛤。此飞物化为潜物也。”虽不合今日的科学，却透露出一种朴素的生命观——万物在季节轮回中各有归处，飞物入水，待时而生。

三候“菊有黄华”，古人认为百花俱随阳气盛开于春夏，独菊花应阴气而绽放于深秋，其色恰应“季秋土旺之时”。萧瑟秋意中绽放的黄色花朵，让菊花成为秋日微寒风中的醒目亮色。

雁阵的行止、雀鸟的隐现、菊蕊的初绽……节气物候背后，是古人“以物候为历法”的观察方式。节气是日历上的特定时间刻度，更是写在天地间的生命节律。人们在这仰观天文、俯察地理的传统中，感知、应和着自然的呼吸。

顺时而为，菊黄蟹肥

如果说物候变化写在天地山川中，那么节俗

就是落在田间地头和生活杯盏碗碟之间的烟火气。

农民与节气赛跑的身影，构成了深秋的扎实底色。寒露是农业“三秋大忙”的时节。北方大部分地区昼暖夜凉、晴空万里，对秋收颇为有利，多地冬小麦需要抢墒下种。南方则面临“寒露风”的考验。此时晚稻正处灌浆关键期，冷空气引起的明显降温会使水稻空粒增多、造成减产，广东、广西、福建一带称之为“寒露风”。

寒露与重阳前后相邻，两节的习俗便交融在一起。登高望远是这一时节的盛大活动。秋日登高又被称为“辞青”，踏青是迎春，辞青是送秋，一迎一送之间是人们对季节更替质朴而庄重的告别。

饮食方面，寒露的时令风物各有讲究。农历九月又称“菊月”，此时菊花竞相盛开，赏菊、饮菊花酒更是一大雅事。菊花酒的做法古已有之。记录了汉代众多社会风俗的《西京杂记》中说：“菊华舒时，并采茎叶，杂黍米酿之，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，就饮焉，故谓之菊花酒。”

此外，人们还有在寒露节气制作、食用花糕的习俗。“糕”与“高”谐音，寄托着人们对生活步步向上的美好心愿。江南地区还有寒露时节吃螃蟹的习俗，此时螃蟹丰腴肥美、菊花开遍，正是品蟹赏菊的好时候。

一些地方还有饮寒露茶的习俗。每年寒露节气前三天和后四天所采之茶被称为“正秋茶”，是秋茶中的佳品。这些茶叶生长期足够长，因此其茶香更为浓郁，特有一缕甘醇清香，口感也较为甘甜。

由农事到食俗，由登高到赏菊，寒露的民俗丰富而多彩。在季节转折处，人们既有抢抓天时完成农事的迫切，也有借应时饮食、应景活动调养身心的雅致。所谓顺天应时，正是这一饭一蔬、一登一望间的具体安排。

萧然诗意，向暖而生

露，是中国文学的经典意象之一。对于寒露，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作品。唐代元稹的《咏廿四气诗·寒露九月

节》中，“寒露惊秋晚”的一个“惊”字，道出节气推进之疾；末句“因知松柏志，冬夏色苍苍”从物候转入品格，松柏不惧寒暑、四季苍翠，正是君子坚贞不屈的写照。

宋代苏轼则于《水龙吟·露寒烟冷蒹葭老》中写出人间秋日苍茫的感怀。“露寒烟冷蒹葭老，天外征鸿寥唳。”荻芦渐衰，远天鸿雁掠空，其鸣清寥，声声入耳。当此深秋，万物趋寂，云淡天高，风物萧然。人立于此，顿生时序流转、天地清绝之思。

唐代白居易的《池上》则写出另一种秋境：“袅袅凉风动，凄凄寒露零。兰衰花始白，荷破叶犹青。独立栖沙鹤，双飞照水萤。若为寥落境，仍值酒初醒。”凉风袅袅，洁白的兰花绽放，荷叶犹带青绿色，沙鹤独立而水萤双飞，万物自有一份秋日的静美，也引出诗人对生活与世事的深邃哲思。

此外，还有唐代戴察的《月夜梧桐叶上见寒露》“滴沥清光满，荧煌素彩寒”，写月下露珠的清冷光华；唐代王昌龄的《斋心》“紫葛蔓黄花，娟娟寒露中”，则以寒露映衬幽居之趣。

唐代孟郊与友人别离之时，写下的“秋桐故叶下，寒露新雁飞”更是尽显豁达。诗中，一个“新”字尤为传神——落叶虽是旧物，南飞的雁阵却携着来年重归的生机，亦有希望蕴含其中。与友人别离固然不舍，但彼此的深情厚谊和对友情的珍视同样坚定。

《周易》中说：“寒暑相推而岁成焉。”寒暑交替推移，成就了岁月的流转与万物的生长收藏。寒露正是这一“推”字的体现——暑气已尽，寒气渐生，万物由繁盛转入收敛。繁华落尽，方见真淳；秋深露重，始知温暖。一滴寒露，照见时序，更照见人心。

■节气趣谈

我是寒露的一阵风

冯怡佳

我是寒露这天一阵带有霜意的风。

我从北方来，无形无色。我掠过芦苇荡的尖梢，带着凉意向南，与振翅的鸟群一起，在每一双仰望天空的眼睛里留下痕迹。

我的第一站，是北方湿地保护区护鸟员老周的瞳孔。

清晨六点，我掀动晨雾的边角，钻进他单筒望远镜的镜筒。焦距里，一只红肋蓝尾鸬落在枯枝上，腰羽与尾羽上的湛蓝像一小块秋日的天空。它振翅而起，老周的视线追着它抬高，看那抹湛蓝在秋空深处缩成微粒。其实，秋天里老周和同事们特意不割芦苇，专门留出一片片“食堂”和“卧室”，就是为了让鸟儿有地方歇脚、有东西可吃。他放下望远镜，在本子上记下一行字，眼底有一点温热的东西在打转，既舍不得，又替它们高兴。每年寒露都这样，像送孩子出远门。

我包裹着鸟群，跳跃到数百公里外，钻进了一个小男孩的眼睛。

他正趴在服务区路边看蚂蚁，我呼地吹乱他额前的碎发。一阵清亮高亢的鸣叫划破长空，小男孩猛地抬头，瞳孔瞬间被惊奇点亮。蔚蓝的天空中，雁群排成整齐的“人”字形，阳光穿透云层，把舒展的羽翼投射在这双眼睛里。他兴奋地挥舞手臂，掏出小本子画下一个“人”字。旁边扫落叶的环卫工停下扫帚，抬头眯眼看，又低头慢悠悠地扫起来。

我继续往南，在不同的眼睛里接力栖息，缝合着这条空中航道。

我钻进一只小鸟黑豆般的眼睛里，替它看了看脚下浩瀚的云

海。鸟群在我的怀抱里舒展羽翼，我抚平它们飞行的阻力，它们用欢鸣回应我的护送。傍晚，我带着鸟群掠过一片南方稻田。几台挖掘机正在远处作业，却特意绕开了一整片插着“生态保育区”标记的浅滩。

最终，夜幕降临，我护送着鸟群降落在南方湖畔，钻进了年轻技术员小陈的眼睛。

湖面泛着微波。小陈正盯着电脑上的实时水情数据，结合巡护员报来的鸟群动态，盘算着该把水闸开到什么程度——水位太高，黑脸琵鹭这样的涉禽就够不着水底的食物；水位太低，绿头鸭就无法正常浮游觅食。他像给远客铺床一样，仔细量着每一种鸟的腿长，琢磨着它们的觅食习惯。

远处传来阵阵清脆的呼唤，红嘴鸥和绿头鸭如雨般倾泻而下。小陈年轻的眼睛里闪过抑制不住的欣喜与释然。身后的志愿者们正轻声将谷物倒入投喂点，动作很轻，怕惊了刚停落的鸟。

我拂过千千万万个地方，落进千千万万双眼睛里，托举起千千万万只飞翔的鸟。在每一道仰望的目光里，鸟群是匆匆掠过的过客，更是天地间如约而至的尊贵宾朋，在寒露这个古老的节气里，与人类完成一场跨越千里的盛大重逢。

只要天空依然辽阔，我就将永远吹拂在人类凝望的目光与伸出的双手之间。等来年春天水暖冰融，我会掉转方向，变成第一阵温暖的南风，跟着归来的羽翼，把每一个关于重逢的奇迹，轻轻吹进每一双仰望的眼睛里。

统筹：李 舫 张意轩
策划：曹 磊 王 威 朱金宜
钟金叶 白 冰
插画绘制：王云飞 谢叶青
李超颖 刘 璐
版式设计：李超颖

寒露时节，正适合赏叶观秋。叶雕，是一种在树叶上进行雕刻创作的民间工艺，历史悠久，并在传承中吸收了版画、微雕、剪纸等艺术表现形式，在中国多地被列入非遗名录。匠人们巧借天然，突出意趣，不断将这一工艺发扬光大。

